

# 内城复兴的多元治理:西方夜间经济研究综述及启示\*

## Diversified Governance of Inner City Renaissance: Summary and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Night-time Economy Research

操小晋 朱天可 余思奇 孙洁 CAO Xiaojin, ZHU Tianke, YU Siqu, SUN Jie

**摘要** 夜间经济从经济、文化、社会及权力4个维度拓展了空间的时间涵义。对西方夜间经济的相关研究文献展开梳理,从概念缘起、发展阶段、行动策略和影响评估等方面深入剖析其发展历程。结果表明:(1) 夜间经济源于西方内城复兴的战略意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讨论;(2) 国外夜间经济大致经历了快速兴起、有限抑制和选择分异3个时期,并经历了类似的3波研究阶段;(3) 国外夜间经济在推动内城复兴的同时面临因酗酒和商品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借助照明、交通、安全、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人的情感作用机制,许可证法规、土地利用管制的规划措施以及夜间市长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可以促进夜间经济的健康发展。最后,得出未来我国应推动规划政策与社群力量的上下协同、关注夜间环境与具身体验的地方关联、重视夜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等启示。

**Abstract** The night-time economy has constructed a new field of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economy, culture, society and rights. The article combs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western night-time economy,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pth from four aspects: concept origin, development stage, impact assessment, and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ight-time economy originates from the strategic intention of the western inner city revival, which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has also triggered a lot of discussions; (2) The night-time economy abroad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of rapid rise, limited suppression and selective differentiation, and has gone through a similar three-wave research phase; (3) While promoting local regeneration, the foreign night economy faces moral panic caused by alcohol abuse and social exclusion caused by commoditizatio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ight economy can be promoted with the help of human emotion mechanisms, license regulations, land use control,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night mayors. Finally, in view of foreign experience and China's conditions, the enlightenment and experience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are proposed.

**关键词** 夜间经济;内城复兴;规划管制;多元治理;经验启示

**Key words** night-time economy; inner city revival; planning control; multiple governance; enlightenment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3) 01-0134-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30120

### 作者简介

#### 操小晋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 朱天可(通信作者)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副研究员,tiankezhu@nju.edu.cn

#### 余思奇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博士,讲师

#### 孙洁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助理研究员

### 0 引言

夜晚的时空价值往往被构想的不确定危险因素所掩盖,当西方面临内城衰败却无计可施时,夜间的潜在价值开始被发现和挖潜,由此产生的夜间经济与西方都市的内城复兴直接关联,酒吧、俱乐部构成了西方夜间经济的主要内容。夜间经济活动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促使潜在问题显现,为应对夜间酗酒产生的公众安全恐慌与进一步的文化冲突,政策制定者开始重视夜间活动的许可管控<sup>[1]</sup>、土地利用的规划管制<sup>[2]</sup>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治理力量<sup>[3]</sup>。以多

元治理方式促进内城复兴和解决伴生困境,借助夜间经济的资本属性、参与者的地方认同与情感氛围,以及空间治理的权力关系构建起新的城市场所。

夜间经济营造了产生于都市并作用于都市的具有社会、文化等多重含义的活动场域。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尚未出现明显的内城衰退现象<sup>[4]</sup>,夜间经济的提出更多是出于促进经济内循环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后疫情时期,因在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和创新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国夜间经济的鼓励政策呈井喷式增长<sup>[5]</sup>,2020年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大都市郊区化居住的形态结构研究”(编号52008200)、“大都市商业绅士化空间格局、形成机理与规划响应研究”(编号4210121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都市边缘乡村的中产化现象与政策研究”(编号2022SJYB0159)资助。

发布的相关政策和出台主体数量已是2019年全年的4倍有余,如何促进夜间经济的长效发展成为关键问题。纵观我国既有研究,直接相关的中文核心期刊文献只有4篇,主要从市场消费<sup>[6]</sup>、空间治理<sup>[7]</sup>和文化经济<sup>[8]</sup>层面探究夜间经济,并从经济学视角引介国外夜间经济理论<sup>[9]</sup>,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间接相关研究集中在以夜间灯光数据分析地区经济活动<sup>[10]</sup>以及对非正规经济的探讨<sup>[11]</sup>。总体而言,我国夜间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如何全面看待夜间经济以及怎样应对发展挑战等方面的议题尚未展开。因此,本文试图对西方文献中的夜间经济相关研究展开梳理,从概念缘起、发展阶段、行动措施和影响评估4个方面对其发展脉络和机制进行总结,以期为我国新时期夜间经济的规划引导与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 1 夜间经济缘起

夜间经济一词在学术中最早出现于约翰·蒙格马利关于城市和文化规划的一篇文章中<sup>[12]</sup>,指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后进行的现代商业经济行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英国为代表的诸多欧洲城市进入去工业化和后工业重组的新时代,城市在提高地区间竞争力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此时,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推动了“24小时城市”(24-hour city)经济策略的出现,试图重新吸引中产阶层迁回内城,避免郊区化的进一步蔓延和城市中心区的衰败<sup>[13]</sup>。至20世纪90年代,夜间经济在政策鼓励和市民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sup>[14]</sup><sup>[32]</sup>,近年来已被世界各地政府广泛接受。对夜间经济的理解可从两方面展开:首先,在时间上指18:00至次日6:00,这段时间蕴含着社会交往与情感变化<sup>[15]</sup>;其次,空间上主要指与酒吧、俱乐部、饭店等类似娱乐业相关的生产和消费场所。随后,夜间经济开始包括经济、文化、健康、安全、活力等城市综合议题(见图1)。目前,国内将夜间经济的概念界定为白天工作结束后所进行的夜晚商业经济活动,包括夜间餐饮、夜间购物、夜间旅游、休闲娱乐等主要服务业活动,发生时间随地区和季节不同存在一定差异。

## 2 西方夜间经济发展历程

鉴于实践与研究的互动关系,国外夜间经济的发展历程可根据西方文献研究的主题嬗变进行考察和划定。借助“超星发现系统”中SCI、SSCI等6个数据库,检索到902篇于1990—2020年发表的与夜间经济相关的英文文献(见图2)。逐年的研究论文数量波动起伏,但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分析,发现西方夜间经济大致经历了鼓励夜间经济发展、减小夜间经济负面影响、夜间经济排他性讨论等3个研究阶段,且研究开始向多维度扩展,逐渐关注人在夜间经济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多元的夜间治理路径。据此,可将西方夜间经济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快速兴起、有限抑制和选择分异。

**第一阶段:快速兴起(1990—2003年)。**20世纪90年代,规划者指出要打破17:00前往郊区和提前关闭服务场所的时间规制,强调扩展中心城区活力的文化重建与内城复兴战略,借此可将废弃的仓库和建筑转变为酒吧、俱乐部或创造性的空间,吸引市民回流<sup>[17]</sup>。战略旨在解除对夜晚限制性城市规划和许可制度的管制,市场力量的解放导致以饮酒为主的休闲活动的迅速扩张和集聚。例如,1997—1999年,曼彻斯特市中心的酒吧数量增加了243%,伦敦西区的娱乐场所增加量达到280%<sup>[18]</sup>。

**第二阶段:有限抑制(2003—2013年)。**放松管制引发的城市噪音、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等现实问题的频发与预期目标产生偏离,夜间经济负效应给公共机构带来的负担表明其社会成本相当昂贵<sup>[19]</sup>。由此,夜间经济被贴上酗酒、混乱的污名化标签,地方政府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主要在国家法律和非正式协议两个层面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夜间经济活动,并掩盖了居民真正需求的更为多样化的夜间体验<sup>[20]</sup>。即便如此,有限抑制背后的行动逻辑仍是为了促进内城更新与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选择分异(2013年至今)。**夜间经济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促进了旅游等关联产业的陆续介入,其资本循环本质导致了以地方复兴为触媒的绅士化现象<sup>[21]</sup>。大品牌对夜间

市场的逐渐占据致使夜间生活区“麦当劳化”和“主题化”,通过吸引相对无风险、富有的消费者来实现利润最大化<sup>[22]</sup>,从而产生基于种族、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社会排斥结果。对此,有学者指出夜间经济场域中的不公正现象,并呼吁在统筹计划下采取预防和协作机制应对夜间发展困境。

## 3 西方夜间经济行动策略

### 3.1 基础设施的完善

夜间经济的推进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良好的夜间环境营造有助于增加市民的出行意愿和消费机会,夜间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照明、交通、安全、文化等方面。夜间照明不仅限于基本指引作用的路灯以显示干净明亮的街道,还可以利用灯光与城市要素如与沿岸景观的结合,重塑夜间场景的层次感。依托灯光技术打造新兴的夜游项目已成为夜间经济的重要活动之一,较为知名的有伦敦泰晤士河夜游、罗马凯撒3D光影秀、巴黎凡尔赛宫苑夜游等。交通设施主要从可达性和方便性两方面保障市民的夜间出行,相关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夜晚外出的主要限制因素即来自交通设施的欠缺,长时段的公共交通在降低出行费用的同时也提供了潜在安全感<sup>[23]</sup>,私人交通则需要通过加强安全监管维持良好的治安环境。目前纽约拥有世界上唯一的24小时运营的地铁系统,其不仅得益于发达的夜间经济,还源于可分时轨道检修的独特设计。安全设施一方面依赖官方人员的直接介入,另一方面依托全时全景的设备监控。总的来说,视频监控、公共交通设施、灯光照明设施的完善以及整洁的街道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夜间经济的运行秩序。

除了外在设施的保障,内在的文化设施建设是夜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西方采取地标文化、公共文化、草根文化、旅游文化和节庆文化的嵌入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sup>[24]</sup>,通过古根汉露天广场、欧洲博物馆之夜、夜猫子夜市等活动激活夜生活场所、丰富夜间经济文化内涵、扩大夜间消费需求和拓展夜间经济业态类型。融入地方文化的夜间经济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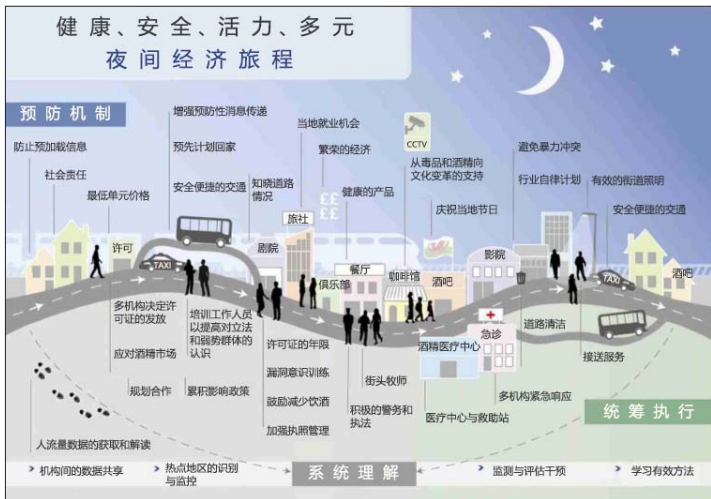


图1 夜间经济涵义示意图  
Fig.1 Connotation of night-time econom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6]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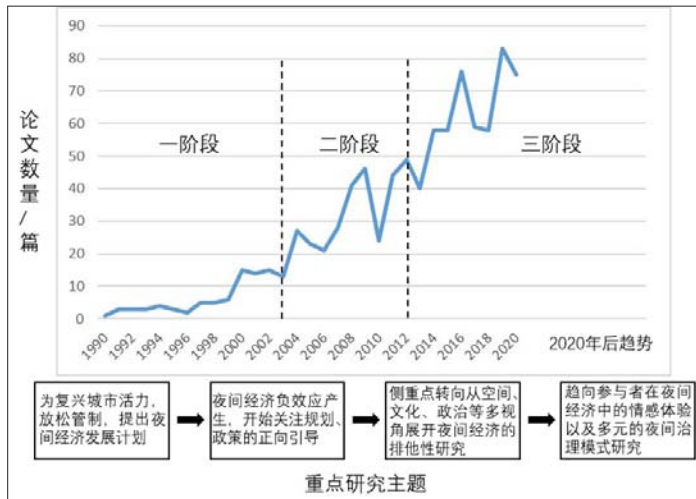


图2 国外夜间经济研究概况  
Fig.2 Overview of night-time economic research abroa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是近来西方在饮酒文化之外引申出的发展举措,文化创新不仅促进了夜间经济新旧动能的有序更迭,还可借助产品质量的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 3.2 规划布局的协调

英国是较早实施内城复兴和开发夜间经济的国家之一,以其为例考察西方夜间经济的规划管制方法。英国主要采取许可证发放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双重管制,分别由地方法院和规划部门负责。在新自由主义倡导下,曾经严格的夜间管制得以解绑<sup>[25]</sup>,越来越多的地方采用一致、非正式或临时的方式决定许可证的申请和经营时间的延长<sup>[26]</sup>,尤其是放松了土地功能变更的规划条件。夜间经济的快速扩张引发了2003年“许可法”(Licensing Act 2003)的颁布,首先取消了责任划分,将娱乐场所的许可置于地方规划当局的控制之下,同时取消了未获规划批示即可更改用地功能的法规。其次,“许可法”明确了夜间经济参与的权力和责任,建议对不合格的场所进行密切监测和严厉处理,旨在达到4个法定目标:(1) 预防犯罪和混乱;(2) 维护公共安全或公共保护;(3) 防止公众滋扰;(4) 保护儿童免受伤害。这项立法将酒精控制纳入城市治理的核心,但立法的主要目的仍是采取适当的管制方式鼓励娱乐

活动,为市中心注入新的经济和活力<sup>[27]</sup>。随后,2004年出台的法规“指南”(the Guidance to the Licensing Act 2003)补充了“许可法”的管制内容,允许规划部门划定“特殊政策区”,对该区域的每个许可申请实施特殊的条件控制<sup>[28]</sup><sup>[46]</sup>。总的来说,主要从特定人员、特定点和特许场所3方面制定政策法规(见表1),通过监视、识别、分类和排除过程发挥作用。

土地混合利用、场所分散或集中布局是规划系统干预夜间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对夜间经济而言尤其需要减少土地使用之间的冲突,包括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加以考虑<sup>[29]</sup>。如尽可能将娱乐和住宅性质的用地分开布置;将共享理念贯彻于同一场地在白天和黑夜的不同用途置换上,弥合功能分区缝隙的同时挖潜新的消费可能;以及明确管理活动的时间安排,在保障使用效率的同时防止冲突。场所布局的讨论围绕“无序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展开,提倡将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集中或分散布置在特定区域。两者间的分歧在于出现场所饱和的“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夜间问题就会以非线性方式成倍增长,但密度过低的分散化又会导导致警力资源的供给短缺。而目前针对“临界点”和“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的判定和评估仍未有科学的详细界定。这也导致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争论<sup>[30]</sup>。另有学者认为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集中度,而是如何结合管理、物质和社会文化措施,制定一项更全面的战略规划框架,以保障夜间生活的多样性<sup>[31]</sup><sup>[3]</sup>。因此,与其将夜间经济伴生的混乱行为视为一个无差异的社会问题,研究者更应该关注夜生活所面临的文化、空间和治理障碍。

### 3.3 多方管治的参与

当代城市治理是在追求集体利益的过程中,谋求公共和私人资源的统筹协调。夜间经济作为城市治理的必要一环承载着物质、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多重涵义,其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多维空间的综合治理,主要包括4种模式:(1) 法律、法规和城市设计;(2) 警察治理;(3) 私人治理;(4) 非正式治理<sup>[32]</sup>。其中,法规政策是政府直接的管控工具;警察除执法震慑外,还有权就许可证申请向许可证委员会发起审查,并提出强制性条件<sup>[28]</sup><sup>[47]</sup>;企业的介入也将商家的自组织协商纳入治理框架。此外,在城市规划的协商进程中,非正式的城市治理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柏林是第一个建立官方夜间倡导组织的城市,即柏林俱乐部委员会,随后在荷兰率先出现夜间市长(night mayor)角色<sup>[31]</sup><sup>[5]</sup>。夜间市长在夜生活场所、市民和地方政府间建立协作治理网络,主要发挥3方面职责:一是更新

表1 英国夜间经济中与犯罪和混乱有关的立法权力和制裁

Tab.1 Legislation and sanctions related to crime and chaos in the UK night-time economy

种类	形式	授权立法	权力/制裁
基于特定人员	反社会行为令	1998年《犯罪和混乱法》第1条	将具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人员排除在公共场所(包括夜间饮酒区)之外
	失序处罚通知	2001年《刑事司法和警察法》第1条	警察会针对一系列轻度秩序扰乱犯罪(通常与饮酒有关)处以简易程序款
	禁酒令	2006年《减少暴力犯罪法》第1—14条	将“危险”人员排除在指定区域内的酒吧等夜间娱乐场所
	离开所在地的指示	2006年《减少暴力犯罪法》第27条	如果认为某人可能导致与酒精有关的犯罪和骚乱,警察可以要求该人离开指定地点
	驱散令	2003年《反社会行为法》第30—36条	如果某人或团体行为存在反社会的可能,警察可以将该团体排除在指定区域之外
基于特定地点	指定的公共场所命令	2001年《刑事司法和警察法》第13条	确定禁止饮酒并可以受到警察监督执法的公共场所
	累积影响政策	2003年《许可证法指南》	允许以可辩驳的推定反对授予新的场所许可证,或对现有许可证进行变更以延长开放时间
	酗酒区应对	2006年《减少暴力犯罪法》第15—20条	允许授权机构设计行动计划以补救特定区域内与酒精有关的问题
基于特定场地	许可条件	2003年《许可证法》	允许许可证颁发机构指定场所经营的方式,包括所需的各种预防犯罪措施
	许可证审查	2003年《许可证法》第51条	允许负责机构或相关方请求审查许可条件
	执法权	2003年《许可证法》第7篇	重申向未成年和已醉酒者提供酒精的犯罪,并允许当局通过酒精测试获得执法的正当性
	关闭权	2003年《许可证法》第8篇	允许警察暂时关闭某些区域中存在实际或预期混乱的场所,或减轻与噪声有关的滋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8]469。

建筑环境,例如扩大城市的夜间交通服务、加强照明等夜间基础服务建设;二是完善法律法规,如参与规定夜间场所的开放时间等;三是促进夜间经济行动者的协商和意见一致。可见,夜间市长创造了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工具,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官方治理互补,以营造安全有序的夜间环境。

夜间市长和夜间倡导组织在国际媒体的报道和支持下已获得广泛响应(见图3),并被描述为一场全球城市运动。夜间市长的供给有临时和全职之分,经费由行政部门完全提供,或由夜生活产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被要求拥有丰富夜间经济知识的同时,还不可与相关行业机构存在直接关联,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夜间市长不仅是为了地方政府或企业,也是为了社区和环境发展<sup>[33]</sup>。此外,夜间市长的称谓各异,如夜市市长<sup>[31]</sup>、街头牧师<sup>[34]</sup>、广场管家<sup>[35]</sup>等(见图4),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不尽相同。夜间市长运动正在挑战传统的夜间管理方法,并以更

具参与性的方式在夜间经济场域的重构中保护夜间文化和治理夜间生活。

## 4 西方夜间经济影响评估

### 4.1 对内城复兴的促进作用

夜间经济通过拓展空间的时间维度使得处于衰退状态的城镇中心重新获得发展契机。其一,老旧建筑的再利用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旧建筑的更新改造不仅活化了闲置的城市资源,酒吧、俱乐部等还通过外来投资吸引新的消费者流入,在无需动用财政资金的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在200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夜间商业雇佣了约100万人,营业额超过23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sup>[36]</sup>。其二,在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下,创意产业受到资本青睐,艺术和娱乐产业的兴起为夜间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理由<sup>[37]</sup>。在此背景下,伦敦成为继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二个24小时都市,其经营时间的灵活性和更具包容性

的娱乐文化重塑了活跃的城市中心,并激发市民互动和创造力的蓬勃发展,从而借助文化复兴和重构地方新的经济活力促进城市再生。

### 4.2 夜间情感氛围的文化外显

预防恐惧和消除不安是制定夜间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饮酒被认为是夜生活情感强度构成的关键驱动因素<sup>[38]</sup>,饮酒行为的具身研究有助于探索行动者与物质空间的互动关系。基于组合城市主义的集合概念认为夜间城市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载体,而是由酒吧、俱乐部、餐厅和文化活动等组成的实践集合,是人、物、情感、思想和话语聚集而成的一种氛围<sup>[39]</sup>,这也构成了夜间经济中的新文化场域。移动性是其关键特征,在移动空间的节奏、路线、冲突和体验中,情感氛围得以产生、转化、抵抗和体现<sup>[40]</sup>,温暖、舒适、放松等作为隐喻被用以描述希冀的夜间氛围<sup>[41]</sup>。当情感成为连接人类心理和体格的情感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的缔结组织<sup>[42]</sup>,安全作为一种关系被代入个人的体验中,进而解释感知的作用机制。因此,在夜间经济的移动空间中找到控制情感氛围的方法,可成为减少夜间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 4.3 酗酒产生的社会发展困境

西方高等教育的扩张是夜间经济增长的又一驱动力,大多数酒吧等特许经营场所主要面向18—24岁的学生聚居区。街道上充斥着往返于俱乐部的醉酒青年,对城市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sup>[43]</sup>,如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街道通常聚集着11万—13万名狂欢者<sup>[14]</sup><sup>[33]</sup>。随着夜间场馆数量的增加,各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开始在夜生活区及其周围出现<sup>[44]</sup>,公众对此引发的噪音滋扰、毒品犯罪等负面影响的担忧也不断增加<sup>[45]</sup>,周末的夜间城市已经与青年混乱、暴力和醉酒的景象密不可分。面对市民的“道德恐慌”,政府试图在厘清夜间城镇中心的空间配置与安全、犯罪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采取政策措施降低夜间危害,但基于资本积累的工具性需求的优先考量,夜间城市往往在模糊和不确定中面临诸多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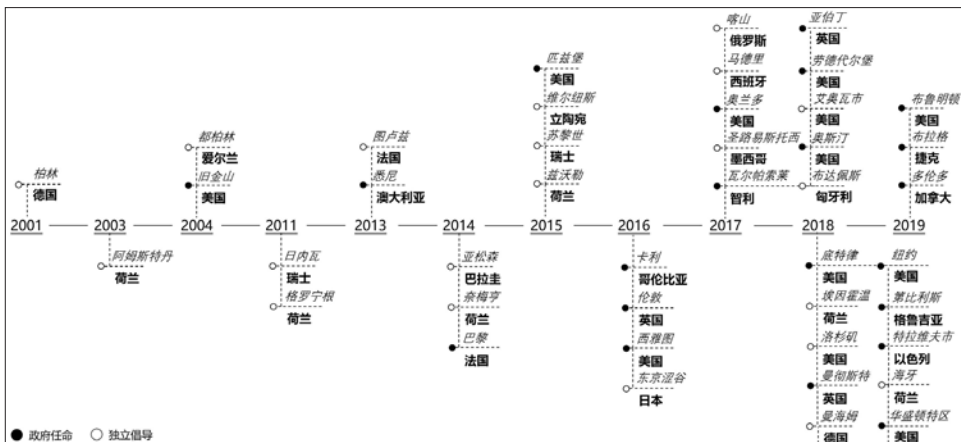


图3 夜间市长和夜间倡导组织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night mayors and night advocacy organizations



图4 夜间市长的职能  
Fig.4 Functions of night may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4.4 商品化引发的权力争夺

夜晚城市空间的商品化在促进地区复兴的同时也引发了权力争夺与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驱逐原住民的绅士化现象、种族歧视下的文化排斥以及城市非正规性的逐渐消亡。空间的市场竞争导致租金支付能力较低的商业被迫关门,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劣势地位和社会阶层的空间置换<sup>[46]</sup>。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社区的文化表达在夜间经济实践中被不断边缘化,导致空间的再殖民化和文化排斥<sup>[47]</sup>。夜间经济不仅在市中心盛行,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普通场所依旧繁荣,其中夜间非正规经济是保持公共空间活力的重要因素<sup>[48]</sup>。有学者指出夜间非正规经济不仅能使一个全球城市具有国际性和竞争性,还能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宜居性<sup>[49]</sup>,但规模化的商品经济正在不断挤压非正规性的生产空间,夜间经济中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和行为互动构成了此间交错的权力场所。

### 5 研究总结与启示

#### 5.1 研究总结

当夜间逐渐成为现代活动交往的重要时段,夜间经济活动愈加被当作日常媒介发挥着连接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多重作用,表现在经济内循环增长的社会需求、休闲娱乐的物质需求和社会交往的精神需求等方面。西方夜间经济发轫于内城复兴的战略构想,郊区化引致的内城衰退亟需新的场域构建以激发城市

的活力再生,夜间经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权力4个维度重构了都市空间,其本身成为城市再生的政策工具,而后的多元治理是直接保障夜间经济有效实施的及时回应,以及间接促进内城复兴的行动路径。

由上述文献梳理和分析可知,西方夜间经济遵循“复兴驱动—问题伴生—措施应对—持续发展”的行动逻辑(见图5)。基于实践与研究的互动关系,西方主要经历了以夜间经济推复兴、以规管制降影响和以多元治理促人本的3个研究阶段。夜间经济概念在此过程得以延展,这也促使了研究视角的扩大,如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夜间经济排他性讨论、具身理论视角下的夜间经济参与、协同理论视角下的夜间经济治理等。为应对夜间经济的伴生困境,西方在刚性制度上考虑了许可证和土地利用的双重管制,但对夜间场所累积影响的评价标准尚未统一;在柔性策略上引入非正式的夜间市长角色,采取上下协调的多元治理方式,据此从夜间场所的监测、规划用地的布局和多维空间的治理等方面总结出若干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1) 加强照明、交通、安全和文化设施的建设,通过完善基础配套规范夜间经济的运行秩序;(2) 动态监测夜间场所,建立预防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3) 基于特定人群和地点设置夜间经济的特殊管理区,加强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度;(4) 统筹规划用地,提高夜间经济绩效的同时减少用地间的彼此干扰;(5) 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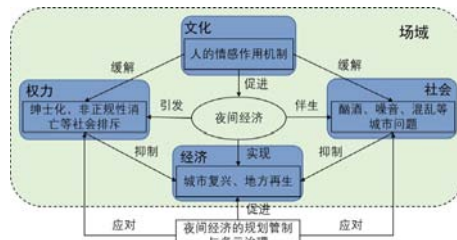


图5 国外夜间经济的行动逻辑框架  
Fig.5 The action logic framework of night-time economy abroa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学评估场所密度的累积影响,确定用地布局模式;(6) 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法,引介夜间市长的治理模式,推动自下而上的协同治理。

#### 5.2 研究启示

我国夜间经济发端最早可追溯到宋朝,唐宋之际市籍制、里坊制的衰败和街巷制的崛起开创了夜市遍布城乡的新局面<sup>[50]</sup>。改革开放后,我国夜间经济经历了夜市自由发展、市场规范后的商圈建立<sup>[51]</sup>以及鼓励包容下的集聚区倡导3个阶段。较西方而言,我国夜间经济既存在发展脉络上从放松管制到加强规范的相似性,也存在社会矛盾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发生背景有诸多不同。对其经验的移植需要综合考虑普适性与在地性,落脚到可借鉴的理性逻辑,即一方面夜间经济与当地经济水平、消费文化、生活习惯等相关,为避免资源浪费,实际市场需求的考量不可或缺<sup>[52]</sup>;另一方面,需以文化为创新、融入多种业态,在交通、安全等基础设施保障和官方、民间合作共治的环境下促进夜间经济的

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综上,在我国国情和西方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启示,以期促进我国夜间经济的蓬勃生机。

### 5.2.1 充分意识到夜间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夜间经济通过延长活动时间的方式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原本闲置的夜晚空间因资本介入形成具有市场意义的地方,资本流通的经济要素、思维感知的文化要素、矛盾冲突的社会要素,以及竞争关系的权力要素互构为夜间经济的整体场所。夜间经济以娱乐文化产业为触媒吸引人口回流,运用较低成本改造城市街道和建筑,形成活力集聚、资金集聚和持续更新的良性循环系统。虽然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但场所本身不是静态的空间关系,其权力斗争的动态结构决定了夜间经济所面临的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因此,应认识到夜间经济对城市发展和活力再生的积极意义,尤其在提出促进消费内循环的背景下,发展夜间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 5.2.2 推动规划政策与社群力量的上下协同

无论是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资本力量,还是激发公众的参与和消费欲望,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机制都不可或缺。首先,要从顶层设计对夜间经济作整体规划,在纵向上形成从战略规划、聚集区规划到产业专项规划的多层次规划结构,将夜间经济融入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扩大空间的时间涵义。其次,要前瞻性地识别中国夜间经济的发展问题,包括桎梏因素和伴生困境,可基于特定的人群和区域,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条例,利用土地用途管制、密度管制、时间控制、行为惩戒等方式协调发展矛盾。最后,要充分依靠人民智慧,完善夜间经济自下而上的多元治理体系,包括从资金来源、治理队伍、治理内容等方面创新夜间治理模式研究,发掘社群能人的社会资本,发挥商户联盟、非营利机构、潜在志愿者等多主体作用。

### 5.2.3 关注夜间环境与具身体验的地方关联

文化是吸引夜间消费的入口,更是夜间经济发展的出口,需要以本土文化为载体,促进文化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文化植入。借助文化的符号化不仅可以扩大对夜间经济供给方式的想

象,拓展业态、增加就业,还可以通过文化输出塑造城市形象。同时,文化转向是规划重建的一个核心主题,关键在于文化的隐性挖掘与显性表达,通过理性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方法,将传统的习俗文化、现代的移动互联网文化以及他国的舶来文化重组为在地的空间话语。此外,夜生活空间营造了特殊的情感氛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还可能有多重夜间类型,夜间行动者在具身体验中产生差异化的情感记忆和地方认同,不仅为夜间经济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给予了城市空间营建与治理的又一思考路径。

### 5.2.4 重视夜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

夜间经济在创造聚集空间的同时也塑造了其控制的隐形城市边界,因地方复兴引发的空间分异、非正规性驱赶和绅士化现象屡见不鲜,夜间经济已在西方国家产生新的空间隔离。可以预见,这一问题伴随我国夜间经济的深入也可能出现,权力关系、社会排斥和可持续性作为突出的元主题不得不纳入我国城市夜间经济的研究议题。对此,要制定更为全面的法规和策略来兼顾当地居民和外来者的利益,鼓励全年龄段人群的参与,并重新审视夜间经济中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二元转换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以更加包容公正的方式对待夜间文化和底层群体,还有利于以更为妥善的组合方式建设稳定经济发展的社会韧性系统。可基于智能的资源信息共享,采取评估和干预措施监控夜间经济的进展和影响;开发和维护安全、多样和可达的环境以满足包括弱势群体的所有参与者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基础服务设施,如便利的夜间交通系统,通过搭建公平的时空维度来释放具有归属感的公共领域等。

### 5.2.5 明确夜间经济在城市研究中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夜间经济愈加受到西方决策者和学者的关注,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夜间经济增长迅速,但相关研究甚少。究其原因源于夜间经济数据收集的实践困难,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学者们尚未完全意识到夜间经济作为学术课题的研究价值。夜间经济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与西方同样显著,但又存在本质差异<sup>[53]</sup>。社会方面,暴力犯罪是英国夜间经

济的一个严重问题,但在我国,噪音污染、空间置换和人口迁移可能是更为紧迫的问题,城市规划和地方治理对此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视角。经济方面,夜间经济既是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也是城市复兴和地方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夜间经济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的丰富。政治方面,政府对夜间经济发展的态度和动机、夜间劳动等是透视城市权力的又一视角。因此,需要从更全面的背景因素评估夜间经济对我国城市的影响,创新本土夜间经济的研究框架和内容,以及问题应对方法。<sup>[54]</sup>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沈春苗,郑江淮. 内需型经济全球化与开放视角的包容性增长[J]. 世界经济, 2020, 43(5): 170-192. SHEN Chunmiao, ZHENG Jianghui. Domestic demand-bas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from an open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0, 43(5): 170-192.
- [2] 崔晓雨,付晓东. 夜间经济的现状与热点——基于Citespace的政策文本分析[J]. 开发研究, 2020(6): 97-104. CUI Xiaoyu, FU Xiaodong. Development status and hotspots of night-time economy: a policy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J].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2020(6): 97-104.
- [3] 程小敏. 中国城市美食夜间经济的消费特点与升级路径研究[J]. 消费经济, 2020, 36(4): 11-21. CHENG Xiaomin. Study on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upgrading path of urban night-time food economy in China[J]. Consumer Economics, 2020, 36(4): 11-21.
- [4] 甄伟锋,刘建萍. 夜间经济的文化经济学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2): 66-72. ZHEN Weifeng, LIU Jianping. Cultur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night-time economy[J]. Fujian Tribune, 2020(12): 66-72.
- [5] 毛中根,龙燕妮,叶晋. 夜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20(2): 103-116. MAO Zhonggen, LONG Yanni, YE Xu. Research progress on night-time economy[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0(2): 103-116.
- [6] 陈世莉,陈浩辉,李郁. 夜间灯光数据在不同尺度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预测[J]. 地理科学, 2020, 40(9): 1476-1483. CHEN Shili, CHEN Haohui, LI Yun. The ability of nighttime imagery in monitor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different scal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9): 1476-1483.
- [7] 黄耿志,薛德升,徐孔丹,等.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

- 共空间治理——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 (2) :47-55.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XU Kongdan, et al. Governance of informal public space in urban China: a post-modern critique of spatial formalization of urban street vending[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9, 34(2): 47-55.
- [8] BEER C. Centres that never sleep? Planning for the night-time economy within the commercial centres of Australian cities[J]. *Australian Planner*, 2011, 48(3): 141-147.
- [9] GREGSON N, SIMONSEN K, VAIUO D. The meaning of work: some arguments for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within formulations of work in Europe[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999, 6(3): 197-214.
- [10] BRENNER N, THEODORE N. Citie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J]. *Antipode*, 2002, 34(3): 349-379.
- [11] HEATH T. The twenty-four hour city concept—a review of initiatives in British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1997, 2(2): 193-204.
- [12] ELVINS M, HADFIELD P. West end 'stress area' night-time economy profiling: a demonstration project[R]. 2003.
- [13] ROBERTS M. Planning, urban design and the night-time city: still at the margins?[J].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2009, 9(4): 487-506.
- [14] ROBERTS M. From 'creative city' to 'no-go areas'—the expansion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 in British town and city centres[J]. *Cities*, 2006, 23(5): 331-338.
- [15] ELDRIDGE A, ROBERTS M. A comfortable night out? Alcohol, drunkenness and inclusive town centres[J]. *Area*, 2008, 40(3): 365-374.
- [16] ASHTON K, RODERICK J, WILLIAMS L P, et al.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managing the night-time economy in Wales: a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approach[J].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018, 36(1): 81-89.
- [17] OLT G, SMITH M K, CSIZMADY A, et al. Gentrification, tourism and the night-time economy in Budapest's district VII—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a post-socialist context[J].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in Tourism, Leisure and Events*, 2019, 11(3): 394-406.
- [18] DARLING J. Book review: regulating the night: race, culture and exclus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3(4): 573-575.
- [19] HAYWARD K, HOBBS D. Beyond the binge in 'booze Britain': market-led liminalization and the spectacle of binge drinking[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58(3): 437-456.
- [20] MYERSCOUGH J.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 arts in Britain[M]. Addis Ababa: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1988.
- [21] Comedia. Out of hours: a stud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twelve town centres in the UK - summary report[M]. London: Comedia Publishing Group, 1991.
- [22] CHATTERTON P, HOLLANDS R. Urban nightscapes: youth cultures, pleasure spaces and corporate power[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23] ROZHANA A, YUNOS M, MYDIN M O, et al. Building the safe city planning concept: an analysis of preceding studies[J]. *Jurnal Teknologi*, 2015, 75(9): 95-100.
- [24] 宗传宏, 刘佼. 上海夜间经济发展的文化嵌入透析[J]. 城市观察, 2020, 67 (3) : 134-140. ZONG Chuanhong, LIU Jiao.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ingredients of Shanghai's night economy[J]. *Urban Insight*, 2020, 67(3): 134-140.
- [25] CRAWFORD A, FLINT J. Urban safety, anti-social behaviour and the night-time economy[J].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2009, 9(4): 403-413.
- [26] ROBERTS M, TURNER C. Conflicts of liveability in the 24-hour city: learning from 48 hours in the life of London's Soho[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5, 10(2): 171-193.
- [27] TIESDELL S, SLATER A M. Calling time: managing activities in space and time in the evening/night-time economy[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06, 7(2): 137-157.
- [28] HADFIELD P, LISTER S, TRAYNOR P. 'This town's a different town today': policing and regulating the night-time economy[J].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2009, 9(4): 465-485.
- [29] VAN LIEMPT I. Safe nightlife collaborations: multiple a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different power distributions[J]. *Urban Studies*, 2015, 52(3): 486-500.
- [30] MONTGOMERY J. Cities and the art of cultural planning[J].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1990, 5(3): 17-24.
- [31] SEIJAS A, GELDERS M M. Governing the night-time city: the rise of night mayors as a new form of urban governance after dark[J]. *Urban Studies*, 2021, 58(2): 316-334.
- [32] HADFIELD P. The night-time city. Four modes of exclusion: reflections on the *Urban Studies* special collection[J]. *Urban studies*, 2015, 52(3): 606-616.
- [33] JOHNS N, GREEN A, SWANN R, et al. Street pastors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 harmless do-gooders or a manifestation of a new night agenda?[J]. *Safer Communities*, 2019, 18(1): 1-15.
- [34] VAN STEDEN R. Street pastors: on security, care and faith in the British night-time economy[J].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8, 15(4): 403-420.
- [35] 邹统钎, 韩全, 常梦倩. 夜间经济发展与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N]. 中国旅游报, 2019-02-26 (003) . ZOU Tongqian, HAN Quan, CHANG Mengqian. Reference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nigh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N]. *China Tourism News*, 2019-02-26(003).
- [36] BROMLEY R, NELSON A L. Alcohol-related crime and disorder across urban space and time: evidence from a British city[J]. *Geoforum*, 2002, 33(2): 239-254.
- [37] GRUCZA R A, NORBERG K E, BIERUT L J. Binge drinking among youths and young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9-2006[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09, 48(7): 692-702.
- [38] MELTZER R. Gentrification and small business: threat or opportunity?[J]. *Citiescape*, 2016, 18(3): 57-86.
- [39] SHAW R. Beyond night-time economy: affective atmospheres of the urban night[J]. *Geoforum*, 2014, 51: 87-95.
- [40] TALBOT D, BÖSE M. Racism, crimin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ight-time economies: two case studies in London and Manchester[J]. *Ethnic & Racial Studies*, 2007, 30(1): 95-118.
- [41] YEO S-J, HENG C K. An (extra)ordinary night out: urban informality,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the night-time economy[J]. *Urban Studies*, 2014, 51(4): 712-726.
- [42] YEO S-J, HEE L, HENG K. Urban informality and everyday (night)life: a field study in Singapore[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12, 34(4): 369-390.
- [43] BRANDS J, VAN AALST I, SCHWANEN T. Safety, surveillance and policing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 (re)turning to numbers[J]. *Geoforum*, 2015, 62: 24-37.
- [44] DUFF C, MOORE D. Going out, getting about: atmospheres of mobility in Melbourne's night-time economy[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5, 16(3): 299-314.
- [45] BRANDS J, SCHWANEN T. Experiencing and governing safety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 nurturing the state of being carefree[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014, 11: 67-78.
- [46] DAVIDSON J, MILLIGAN C. Embodying emotion sensing space: introduc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4, 5(4): 523-532.
- [47] LOVATTA. The ecstasy of urban regeneration: regulation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 in the transition to a post-Fordist city[M]//O'CONNOR J, WYNNE D.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centre. London: Routledge, 2017.
- [48] TALBOT D. Regulation and ra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ight-time economies: a London case study[J]. *Urban Studies*, 2004, 41(4): 887-901.
- [49] TALBOT D. The Licensing Act 2003 an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 planning, licensing and subcultural closure in the U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06, 30(1): 159-171.
- [50] 操小晋, 朱天可, 朱鑫峰. 夜市的发展类型与治理逻辑: 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调查与理论探索[J]. 城市观察, 2022, 78 (2) :122-134, 163-164. CAO Xiaojin, ZHU Tianke, ZHU Xinfeng. Types and management of night market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based on typical case studies[J]. *Urban Insight*, 2022, 78(2): 122-134, 163-164.
- [51] 林攀, 余斌. 城市“夜间经济空间”的生产及其嬗变——以武汉市吉庆街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1 (2) :20-26. LIN Pan, YU Bi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urban night-time economic space: taking Wuhan Jiqing street as an example[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1(2): 20-26.
- [52] 任佳. 城市夜间经济研究与思考[J]. 建筑与文化, 2021 (1) :211-214. REN Jia.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city night-time economy[J]. *Architecture & Culture*, 2021(1): 211-214.
- [53] CHEW M M. Research on Chinese nightlife cultures and night-time economies: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J].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2009, 42(2): 3-21.